

虹影 著

孔雀的叫喊

The Peacock Cr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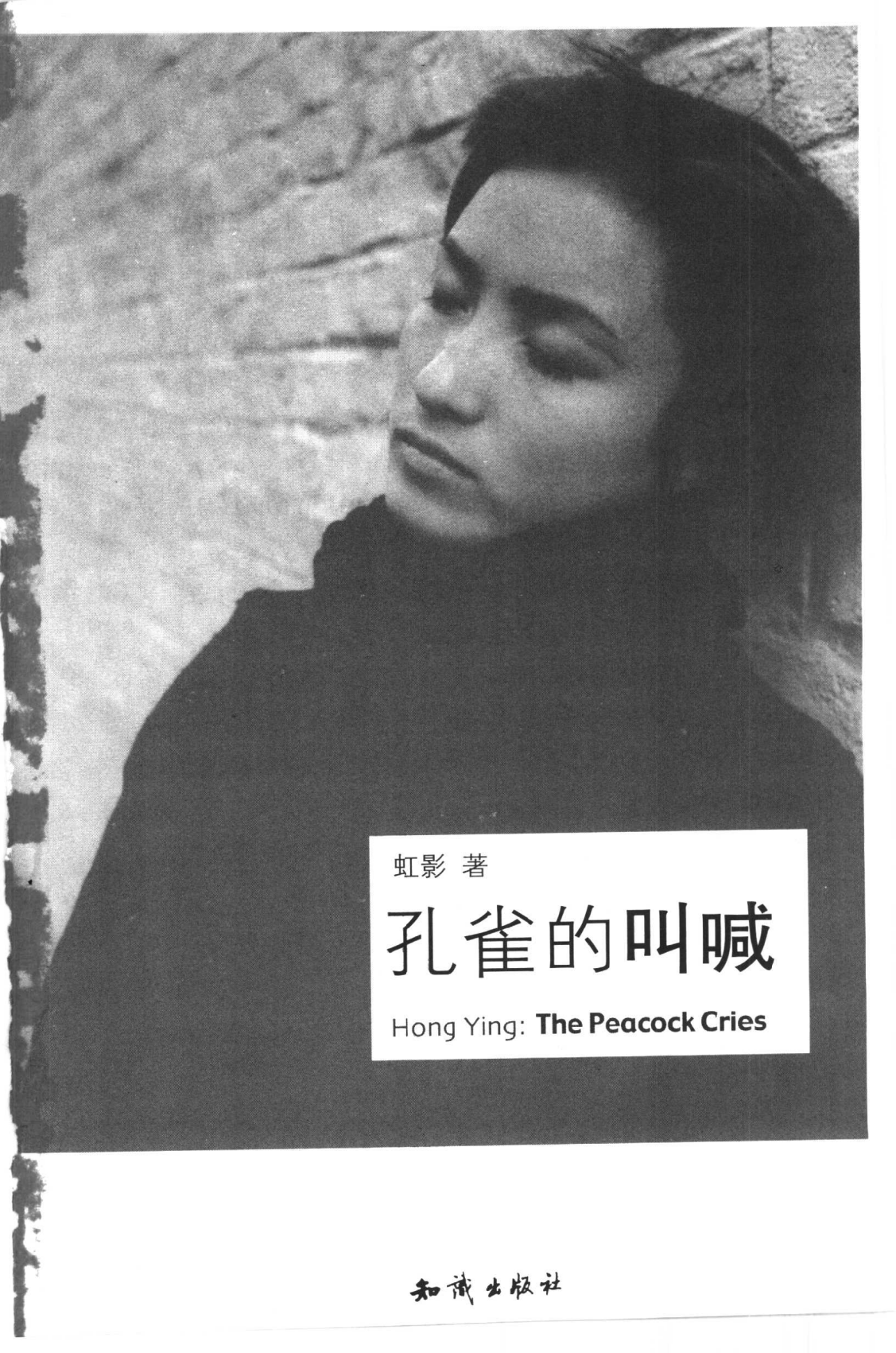
HONG YING

她绝对不会懊悔穿过三峡的这

一趟旅程

毕竟 有谁能抵达出生前的世界呢

知識出版社



虹影 著

孔雀的叫喊

Hong Ying: **The Peacock Cries**

知識出版社

总编辑：徐惟诚

社 长：田胜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孔雀的叫喊/虹影著. - 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5015-3723-2

I. 孔… II. 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1423 号

策 划: 孙莉莉

责任编辑: 孙莉莉

责任印制: 张京华

装帧设计: 未来社

封面摄影: 雷飞 (法国) 宝罗系列

内文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 电话: 010-68318302)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161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0 册

ISBN 7-5015-3723-2/1·301

定价: 1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1

第二章

11

第三章

40

第四章

68

第五章

79

第六章

109

第七章

137

第八章

162

第九章

189

我到三峡走亲戚 代后记一

241

二〇〇二年五月十日 代后记二

256

附录：虹影主要创作年表

259

献给母亲即将消失的家乡和小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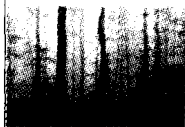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1

要想象这种事很难，要想象亲自经历这种事更难。但是当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一起被扔进牢房里，尤其是与一个陌生男人捆铐在一起时，她要面对的，就不仅是她自己的种种冤屈和恼怒了。

门轰然关上后，牢房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地上和墙上，摸上去全是滑溜溜的青苔，空气混浊，有股奇怪的味道：一股淡淡的血腥，混合着浓烈的尿臊。

她撑着手臂，想站起身来，却一下子牵住了另一个人，两个人又倒在一起。这是相当窘的事，那个男人尽可能与她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，但是两个人越要避免接触，就越容易撞到一起。每次碰撞，都使他们更窘迫——他们谁都不愿坐实让他们恐惧的罪名。



她尽量不拉动铐着的那只手，往后挪身子，摸到屋角发凉的草席，下面垫了不少湿湿的谷草，草席边沿破烂，不知有多少囚犯曾经在这里坐等他们的命运。

她心里开始慌乱——想到先前这些人的出路，她明白她落入了无法单独处理的困境。她很想用手握住这个意外地与她共命运的人，很想与他说话，问问他所有这些使她困惑的事情。但是门上的小窗外面，看守会随时喝止他们。

她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呼吸均匀，心跳正常，这使她也安静下来。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像符咒的两半，因为世界无理可喻，被合在一起，才知道缘由原来只有一片。

她到这里来，竟然落到被逮捕的境地。但是，如果她知道这几天的纠葛，会牵进几辈子都弄不清的事，她绝对不会懊悔穿过三峡的这一趟旅程。

毕竟，有谁能抵达出生前的世界呢？她只见到急湍的江水，模糊了所有山崖的倒影。

2

没想到，气垫船这么快就到良县了，才几个小时。

又一艘豪华游轮往下驶，看来刚离开良县码头，她贴近玻璃看这个听说已久的地方。

这地方虽叫做“县”，其实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。与三

峡一带所有的市镇一样，城市截然分成两层。山上、墙上到处都画着海拔175米水位线。水位线之上，是油彩磁砖、粉蓝淡红玻璃幕墙明晃晃的新楼新城；水位线以下漫长的一片灰黑，则是乱堆杂砌的陈旧不堪的老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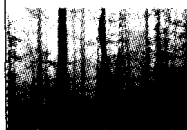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模样古怪的双层城市，像一个古怪的蛋糕，糕早就发霉了，上面却厚厚地加了各种颜色的奶油。

柳瑾正在看时，灰扑扑的码头已越靠越近，气垫船喷起的浪花很快平息下来。走出船舱，她才看清楚这个城市的自然地形，与其他江城有点不同：旧城在一个红砂磧石滩之上，平坦而缓缓地铺展开来。老街背后横亘着绵延百里的山梁。新城全部建在山坡上，沿山而筑，从江上看，华厦叠起，壮观得令人眼睛一亮。这明显的上下城区，使春日和煦的阳光，照在上城明灿耀眼，照在下城，却似乎被吸收了，那一片起伏的灰色，更加不成形状。

水库储水之日，人们一夜醒来，世界将面目一新，一切不够新的都将淹没在荡涤一切的浩瀚的江水之下。

她有点疑惑，母亲当年来良县，看到的难道就是这下一半？这些肮脏的灰黑建筑，当年会不会更灰黑或更古朴一些？有一点，她可以肯定：当年母亲看到这道山梁时，心情当然比她现在好得多。

昨天这时候，柳瑾还在北京她的实验室里。



是她立下的规矩：实验室里谁也不准接电话，甚至不准接手机，她自己更坚持不用手机，让办公室记下来电号码，休息时再打回。主要是每次接电话都得换手套、洗手，手续麻烦，不然会容易污染试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办公室的女孩特地跑进来喊她，打电话找她的人说是急事。

她无可奈何地放下手中的玻璃片。眼睛也应该休息一下了，显微镜下操作，是相当累人的事。推开两道门就到了办公室，朝南的墙有面大窗子，原应看得见院子里已是嫩绿一片的梧桐树和对面研究所的白楼，可是这天看起来绿不像绿，白不像白。

“啊，柳教授！”电话里的女子自称是平湖开发公司办公室的秘书，叫个什么名字，然后说，“李总让我一定要找到你，他有件礼物要带给你。”

柳瑾皱了皱眉头。丈夫李路生至少隔两天就会打电话来，从来没有托人带东西给她这种事，前天通电话也没有提起过，而且连他打电话，一般也是打到家里，在晚上或周末，从来没有打到实验室来，干扰她工作，这次他怎么把她的实验室的电话给了不相干的人？

“什么礼物？”柳瑾尽量克制自己，简短地问。

“我不可能知道。”这个女子声音很年轻，稍微有点撒娇的味道，“我来水电部出差，今天中午刚到。李总让我亲手把东西交给你。”

“亲手交给我？”柳瑾忍不住看了看来叫她听电话的女孩，那女孩在不远处，抬起头来看她，显然是被她的惊奇语气给吸引了。这个李路生弄的什么花招？他们结婚已经十九年了，很少有这么浪漫的送“礼物”之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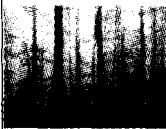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要亲手交给我？”

柳瑾回国后，在科学院遗传学所工作，就一直没到设在总部的开发公司去过，虽然李路生一直想让她去探亲。但他经常来北京开会，几乎每月要来两次，实际上他在北京的时间与在坝区的时间一样多，柳瑾就觉得没有必要丢下工作南下去看望丈夫。其实，丈夫在北京的时间也很忙，很少能在家清静一会儿，在坝区恐怕更是如此，那么她去干什么？对此，她没有什么抱怨的，十多年来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直不太多。

“李总指示，亲手交给你。”对方听出柳瑾没有心情跟她说话，语气也僵硬起来，“其实只是一个小包，请你理解我不是有意打扰你。”

柳瑾也觉得自己有点反应过分了，她大可不必为此种小事伤脑筋，于是就把母亲的电话告诉给对方，让对方打个电话给她母亲，把东西亲手交去，待她一有空就去取。

虽然要坐车到颐和园那么偏僻的地方，但对方也只好同意了，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悲怒。但是柳瑾坚持，既然有人愿意演这种戏，就让高手上场。



柳瑾放下电话，这才注意到窗外有点异样，玻璃窗上蒙着灰垢，刚才还可看到树的绿色，现在看起来像一些牵牵挂挂脏旧的抹布。平时她只注意实验室必须一尘不染，绝对符合基因实验标准，全封闭空调恒温。今天才发现办公室的窗户有一点缝，在往里泻浅黄色的微粒。她好奇地用手指抹了一下，很细的沙尘。她回过头来，发现办公人员在各自忙着翻文件或打电脑，没有人在看她。只有刚才来叫她的女孩，抬头看到她满脸疑惑，说了三个字：“扬沙天。”

柳瑾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是老北京了。不过这已经到四月末了，而且，今年不是已经来过三次沙尘暴了？”

办公室里看来忙碌的人，轰地一下全把手头的事放下，说开了，看来首都越来越严重的沙灾，是她进来之前就谈得轰轰烈烈的题目。只因为她来了，不便谈下去。有的人说应该怪内蒙古开垦草场过多，有的人说责任在于过度放牧，有的人说原因是中草药沙棘草收购太多。

柳瑾对这个话题，远远没有对自己手中的实验感兴趣，她自顾自地回到实验室去。

下班走出研究所时，她与其他女同事一样用纱巾把整张脸蒙起来。纱巾是花的，所以看彼此的脸都那么怪异，仿如置身在化装舞会。她已经习惯了沙尘暴，但站在研究所门口的石阶

上，街上的场面还是让她吃了一惊。整个城市涂上了一层土黄色，空气中有一股土腥味。能见度只有百米左右，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一个个消失在灰雾中。连树都被压低了，长枝条随风抽打着路沿。所有的车都打开了雾灯，缓慢行驶。行人偶然冒出，有如鬼魂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侧身走在漫天风沙中。下落的夕阳有点像月亮，却蔫蔫的，暗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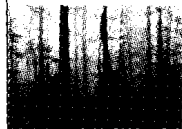
她想起下午办公室那些人的争论，才意识到沙尘不会只瞄准北京，每次沙尘暴从北向南横扫中国时，这个国家的一大半，都处于古时日蚀时才会有的奇境中。

柳瑾觉得衣服有缝的地方全在进沙子，好像身体也进了沙子，笨重了。外边有个男人大概感冒了，只能用嘴呼吸，现在一嘴沙子，正在使劲地往地上吐。

下班时，柳瑾接到母亲的留言，说无论如何都得去她那里一趟。

这么个沙尘天，母亲也未免把李路生莫名其妙的礼物看得太重了，改天再说吧。气温已明显下降，她还是想回自己的家。

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，要价比平日高一倍，但是这时柳瑾已经顾不得了。当出租车潜水艇似地驶进沙海里时，她在心里计算了一下：如果每平方米有一公斤南移沙子，那么全国运输



能力全部拿出来，都不够把这些抛掷过来的沙子搬回去。庞大的人工，在大自然面前只是愚蠢的小摆设。

司机问：“去哪里？”

柳瑾想说自己家里的地址，结果却说去颐和园后街，她决定还是去看看母亲。

3

她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按母亲的劝导行事过——从小就没有听过，听从了也会后悔，但这次似乎听对了。

母亲好像预知什么似的，虽然她说的事又急又密，说了好多好多，但还是再三调转话题，要她这次南下时，尽量抽时空，到良县去一趟。“毕竟那是你出生的地方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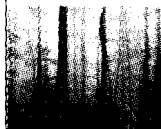
良县是柳瑾的出生地，这点她知道。以前她填籍贯，总是写上河南安阳——父亲的老家。1980年出国，就开始只填出生地：四川重庆。后来她才知道，她其实出生在从良县到重庆的船上。那天晚上，母亲才告诉她，她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，那艘船还没有驶出良县地界。

父亲死得很早，死在“文革”中。那时，柳瑾还是一个少女。后来柳瑾挤上了一趟普快列车，从成都来到北京，很快就摆脱了四川话。生活在北京部队大院扎堆儿的干部子弟中，她不像个女孩子。柳瑾总觉得母亲怀着她时，吃了什么不洁之

物，不然无法解释，她为什么一点不像在四川明媚山水中长大的女子。

柳瑾曾这么问母亲。母亲不高兴地说：“在良县吃了‘不洁之物’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当她站在良县的土地上，想起母亲以前说这句话的惊异表情时，不由得一笑。她一直没有想到有什么必要特地来一趟，看一下这个只有水路才能到达的地方。不过昨天那个飞沙之夜，母女俩长谈至深夜后，她觉得走一次也无妨。



第二章

1

母亲的住处，在颐和园北侧。她不肯住城里，说那儿俗尘市嚣，心里闹腾得慌。她从成都调到北京后，离休前在市出版局当副局长，现在又被一个出版社高薪反聘，帮着看看社里想出又不敢出的小说稿子。她很少去上班，每周有一两天由车子接到东三环那边的出版社几个小时，然后又由车子送回来。

出租车在有保安的一个小区大门前停下，柳曜打开车门，提着包出来。

这儿的房子楼层不高，只有九层，每个单元有独立电梯，每层两户。虽然外墙有点显旧，楼里却维修得明光锃亮。小区环境也不错，花园草坪，除了花，更多的是常绿的松树。

柳瑾熟门熟路地走进一个单元，乘电梯到四层。人一出电梯，过道的灯就自动亮了。

她按门铃，母亲虽应了声，却过了好一会儿才来开门，一见柳瑾就赶忙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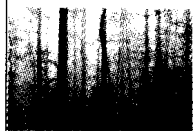
“掸干净，掸干净！掸干净再进来。”

柳瑾笑笑，她知道母亲有洁癖，家里的地板都是清洁工跪在地上用布擦净的。自从父亲去世后，年岁越大，她这毛病就越甚。母亲一身整洁熨直的衣裙，脚下一双软底拖鞋，与这个蔽天灰黄、沙尘满布的世界毫不相称。柳瑾想，这样一个干净过分的人，该回到她的家乡，那风光如画的江南，绿竹亭楼中，听燕子穿梭，或伫立池畔桥头，看桥下睡莲。

可是母亲没有和全体北京人一起咒骂尘沙，她只是赶快给女儿从柜子里拿出拖鞋。母亲脸上皱纹不多，她肯花时间保养。柳瑾经常觉得自己不像女儿，倒像个妹妹，而且是一个远不如姐姐出众的妹妹。她不如母亲那么模样聪慧，也没有母亲那么感觉敏锐。不过她们个子一样高挑，一米六七，身材也差不多，都喜欢剪短发，比大部分女人短，甚至比少部分男人都短。

柳瑾把外衣脱下，在走廊里狠命地扑打了一阵，才挂到门背后的衣架上。

三室二厅的房间很宽敞，两个阳台，锃亮的打蜡拼木地板，明式家具，原先的大彩电似乎移进了卧室，墙上挂着母亲



收藏的国内新派画家的大幅油画，几个夸张猛笑的嘴。

风沙并未减轻，呼呼地在玻璃窗外狂叫，房子里却是洁净世界，客厅的壁灯亮着。母亲递一条热毛巾给柳瑾擦手，问柳瑾冷不冷？说集体供暖已停，不过可以开电暖气。柳瑾摇摇头，接过毛巾，干脆去卫生间冲了个淋浴。浴室地上有一个盛水的瓷盆，上面飘着几瓣月季花，真有一股爽人的香味。她仔仔细细擦干身体，才感觉到脸被沙子糙痛了，抹了点护肤霜，趿上拖鞋回到客厅。

在L形的沙发上，她拉了靠垫坐下，这才注意到茶几上的兰花，独一枝却开出九朵粉绿如蝴蝶状的花。她禁不住赞叹道：

“真漂亮！”

母亲一直喜欢云南茶“兰贵人”，沏了两杯，一小碟杏仁、一小碟干鱼片，和茶壶一道，用日式托盘端来，放在茶几上。她接过柳瑾的话说：“良县也有这种花，庭院里搁一盆，一直开花不败。”她的描绘细细巧巧，“长江里还有一种桃花鱼，比江豚还稀罕。”她的口音带有南方腔。

“桃花鱼？”

“没见过吧？”母亲说那时长江江水碧绿透澈，水里浮游着通体透明的桃花鱼，它们可能是从山涧的溪河里游入长江的，成群结队，各种颜色都有：玉白、乳黄、粉红，与远山上的桃花相互辉映。